

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论之再审视

□ 张希晨

【摘要】王国维 1912 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以下简称“一代文学”）理论至今已有百年，影响深远，不论是各大文学史的编写思路，还是今人提及古典文学时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说，皆可以看出这一理论的深刻内涵。本文从“一代文学”理论的提出、“一代文学”理论的内涵、“一代文学”理论的影响三个层面对“一代文学”理论进行再审视，发现这一命题的思维局限与认知偏差，以增进人们对这一文学命题的理解，发掘此命题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文体递变 理论溯源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881（2024）26-0101-04

一、“一代文学”理论之提出

“一代文学”见于王国维 1912 年的《宋元戏曲考》：“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首篇提出这个观点，首先是为元曲正名。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到，过去的学术研究者认为元曲“托体稍卑”“鄙弃不复道”，表明戏曲这一文学体式在文学史上被轻视并非因为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不足，而是不被文人士大夫们所看重。戏曲在古代文学舞台上难以得到公正的评判和地位。长期以来古代文学的创作与欣赏无法完全抛开现实功用，往往是带着极强的功利性。文以载道的思维不可否认增强了文学的实用性与功利性，同时也极大减弱了文学的审美性。王国维提出的这一论点，体现非功利性的美学追求。在他眼中，元曲作为文学体式的新生命，不受文以载道思想限制，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其次是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文体，这里体现了文体的重要性。王国维提高元

曲这一文学体式的文学史地位的方法是将其与楚辞、汉赋、六代骈文、唐诗、宋词并称，强调文体与文学作品的互动关系。“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2]

文体作为文学作品批评中最重要的一环，应当是所有文学研究需要首先明晰的内容。只有在文学文体发展演变过程中，分析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写法置辞、古今通变、意趣奇正、事义辨析、音律变化等，发现不同作者是复古还是创新，才能看出作者做出了怎样的继承与突破，才能正确地评价作品到底是优还是劣。其次是强调文体在不同时代递变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是时代影响下的产物。时代不断变化，文学体式也有其自身的生命力。这个观点的提出，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可靠的文化视野。

二、“一代文学”理论之内涵

1. “一代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

一个文学观点的提出，必定有其演变过程，

作者简介：张希晨，内蒙古民族大学。

“一代文学”理论有着自身的学术渊源。金末文人刘祁便提出有关时代与文学关联的思考，在其《归潜志》卷十三中说道：“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较早的对时代文体的论述，而刘祁所谓的“诗”，并非指诗歌，而是自《诗经》以来的文以载道、抒发性情的立世之言所依托的文学体式，是指某个时代的主流文学文体。因为古人并没有明确的文学分体，故以“诗”代称。

元代，罗宗信进一步明晰“元代之文学”，他在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的序文中提出：“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大元乐府是继承元代以前对唐乐府的叫法，这里指的便是元曲，意思是如今人们将唐诗、宋词与元曲放在同一高度称赞，这样说是讲道理的。这里可以看出至元朝时，人们将唐诗、宋词、元曲作为各自时代文学最大成就或最有价值的文学体式的说法已经大致成型。

但是由于文学观念（文学作品和文字产物的混淆）、文体观念（文学创作是否有明确的文体之分，分为何物，如何命名等问题）的模糊，致使出现一些论述将文学文体与非文学体例及其他与文字相关的事物放在一起混淆的现象。孔齐在《至正直记》中引虞集之语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之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韵律之盛。”^[3]虞集认为每一个时代有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产物，足以让后世为之称赞。在他看来汉代的文赋、唐代的律诗与元代的元曲是同一高度的艺术创作，虽文体不同，仍属于文学范畴，而后半段论述中将宋代的道学、理学加进来，使之与文学体式杂糅在一起，论述就变得混乱起来。在那个文学并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代，这种将理学、经学、道学与文学并列的论证思路是极为常见的。

明代文人曹安也说：“汉文、唐诗、宋性理、元词曲。”这无疑是从美学的角度将文学与艺术

并列，指出这四类艺术形式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在美学接受的过程中获得的审美体验是同时代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

清代中期焦循的论述与王国维观点相近。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中提到焦循的论述：“焦氏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1]

“一代文学”这一思想有其流变的过程。王国维的观点与前代文人最大的不同便是将文学清晰地与其他艺术形式如道学、经学、书法等区分开来，吸收历代经验成果，又将前人混杂的论证思路整合统一、拨云去雾，使“一代文学”理论清晰明了，成为真正的文学批评理论。

2. “一代文学”理论的思想内涵

2.1 时代、作者、文体、文学的关系

“一代文学”理论阐述了文学作品、创作主体、时代背景三者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学产生于时代的土壤之中，时代影响文学创作者的思想、气质、兴趣、语言等，进而影响到文学作品的生成，时代、作者、作品三者相互影响。作家在创作时选取最适合的文体表达思想，故时代也就成功影响了文体发展，产生了时代独有的文学体裁和优秀的文学作品。正如“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样的诗句很难在南宋产生，而“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样婉转的情思也难为盛唐诗人所喜爱。

2.2 “一代文学”理论的文体观

“一代文学”理论的文体观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两点，首先是某一文体在某一时代中兴盛，成为时代的代表文体；其次是评定某一时代中最具代表性文体的方式为文学作品的数量与质量。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认为，“某体限于某朝，作者之多，即证作品之佳，则又买菜求益之见矣”^[4]。钱锺书对文体观念的思考是极其深刻的，不仅清晰地说出了王国维观点的可取之处，某一文体在某一朝代兴盛的观点是可行的，也指出如果同焦理堂一般将某一文体限制于某一时代，则无疑是

极大的谬误了。

2.3 “一代文学”的现代价值

王国维“一代文学”理论的现代价值与审美标准体现在其对元曲的价值判断中，他不认同传统文学批评中对戏曲的贬低，而是承认其艺术价值。王国维的价值观念已经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文以载道的思想转向了对文学审美功用的思考。在他看来，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应具有极高的审美体验，并认为文学作品最具价值之处在于自然地抒发自身情感。这种对文学本位的转变体现出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的现代化。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敏锐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5]他吸收了西方“游戏说”的文学起源观点，将西方文学观念作为透视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一个崭新视角，标志着文学观念的现代化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其明确地将文学从传统的历史、哲学等人文科学领域中独立出来，同时也将文学活动与社会政治的直接关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剥离。这一区分深化了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赋予中国文学国际化的现代风貌，使之与世界文学研究的潮流契合。

传统的文体代嬗研究者深受原道、宗经、征圣等思想熏陶，虽然能够正视文学随时代变迁而演进的规律，但在文学批评标准上仍认为后世的文学成就难以超越前代。这种价值导向为文学复古思潮提供广阔的空间，限制了文学的发展。王国维提出“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5]，以区分“纯文学”与“功利的文学”，从而帮助人们判断文学的价值。至此“一代文学”理论与前代焦循等人的文学批评理论有了明确的区分。

三、“一代文学”理论的影响

1. “一代文学”的理论思辨

以钱锺书为代表的学者对“一代文学”文体观有着深刻的思辨性思考。钱锺书认为并没有哪

种文体真正在文学史上消亡。他找到焦循“一代又一代之所胜”观点的前置观点，即“诗亡”论：“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4]焦循认为诗这一文体在宋朝失去了生命力而变为词，词在元朝失去原本的鲜活，进而嬗变为元曲，他以杜甫和白居易为例，看似有理有据，实际上，“诗亡”之说与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大相径庭。文体的演变并非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后一形式不是必须取代前一形式才能存在。诗歌这一文体，在文学史中从未真正退出过舞台，而是持续在创新与变革中焕发新生，其形式和内容被一代又一代诗人不断丰富和发展着，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无尽的创造力。因此应当批判地看待王国维“一代文学”理论，吸收其对文学本位的正确认识，剔除文体固化的观点。

2 “一代文学”理论的进步性

“一代文学”理论在文体递变、文学学科独立、雅俗对立的打破方面具有极高的进步性。

2.1 继往开来的文体通变观

王国维继承了元、明以来文体代胜的文学发展观，总结传统文体观经验，继承了传统的文变时序说和文体通变说，奠定了近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文体的演变是内外因交织推动的过程，而其内因的推动作用更大。文学想要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就必须“通变”。他深刻地将文体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文学繁荣的外部表现联系在一起，通过构建“一代文学”的学术理论框架，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视角，揭示了文学与时代变迁之间的紧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的多元化、现代化扫除障碍，促进文学能够沿着健康、繁荣的轨迹持续发展。

2.2 纯文学与非功利化的文学观

王国维提出“一代文学”观点，将文学与其他文艺形式独立开来，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他将纯文学、非功利的文学观念清晰明了地展现出来，使纯文学真正获得了应有的独立地位。同时，他以现代意义的纯文学与游戏说观念来衡量文学作

品是否为纯文学，规范了文学作品的体裁。此后文学研究逐渐走向纯文学研究的道路，并以此标准为审美接受与认同的尺度。

2.3 弱化雅俗对立

“一代之文学”理论使元曲这一俗文学被文学研究者看见，将文人阶级的文学作品与市民阶级的文学作品并列而谈，他赞叹元曲审美层面的文学意义，打破了文学研究中雅与俗的隔阂。其后众多文学史研究者采纳了这一理论框架，将其作为文学史著作逻辑结构与叙述脉络的基石。时至今日，人们在探讨中国文学时，普遍认同并遵循着这样一种观念：各个历史时期均孕育出了标志性的文学体裁，楚骚之瑰丽、汉赋之铺陈、唐诗之风华、宋词之婉约、元曲之通俗，以及明清小说之博大精深，彰显着各自时代文学艺术的辉煌成就与独特魅力。

3. “一代文学”理论的局限性

受所处时代的影响，王国维这一观点在创作动机、文学视野、文体文学之辨层面也存在相当的局限性。

3.1 创作动机缺乏沉淀

“一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创作动机缺乏沉淀。王国维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元曲的地位，而并非建立完整的文学史观系统，故对创作动机的研究不够全面，对系统本身的完备性考虑较少。

3.2 缩小了文学视野

“一代文学”理论将文体聚焦于一时一体，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文学视野，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推到这一系统之外，无疑扼杀了文学本身的生命力。任一时代文学都不会仅归属于一种文体，而是多元并存的。

3.3 文体与文学混谈的局限

在文学研究中，文体的辨别应当是在分析文学作品之前最重要的一环，故文体发展史不能等同于文学发展史。程千帆认为：“此王静安《宋元戏曲考》之所由作也。然若误解其说，以为文

学发展之显示与文体之变迁，以文学发展史等同于文体变迁史”^[5]王国维对文体与文学作品并未进行详细论辩，进而造成了程千帆的“以文学发展史等同于文体变迁史”的错误研究观点。事实上，文体的变迁与文学的发展往往不是同时发生的，它们之间是相互限制、相互补充的。

四、结语

“一代文学”理论在百年后的今天因其深刻的理论内涵、价值影响仍被无数研究者津津乐道。王国维对传统文论的继承与发展使“一代文学”理论成为一个动态发展的学术命题。研究这一命题时，不能简单地对它进行否定或肯定，而应该基于文学本位视野进行历史溯源、诠释剖析，进而发现这一命题的思维局限与认知偏差，增进对这一文学命题的理解，挖掘出此命题的当代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国维.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 [2] 刘勰. 文心雕龙 [M]. 范文澜, 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3] 孔齐. 至正直记 [M]. 庄敏, 顾新,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4] 钱锺书. 谈艺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5] 程千帆. 中国文言小说史序 [J]. 古籍研究, 1998 (3)

(特约编辑 刘梦瑶)